

外国名人传记系列  
FOREIGN CELEBRITY  
BIOGRAPHY SERIES



# 马基雅维利传

*MACHIAVELLI:  
A LIFE BEYOND IDEOLOGY*

近代政治哲学之父  
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一个熟谙权术的政治谋略家  
后附《君主论》全文

[美] 奥本海默 著  
梁雪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马基雅维利 传



[美] 奥本海默 著  
梁雪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基雅维利传 / (美) 奥本海默著; 梁雪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5

书名原文: Machiavelli: A Life beyond Ideology

ISBN 978-7-5387-5156-7

I. ①马… II. ①奥… ②梁… III. ①马基雅维利, N. (1469~1527) — 传记 IV. ①K835.467=3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25668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程飞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尹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Machiavelli: A Life beyond Ideology

© Paul Oppenheimer 2011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ic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www.ca-link.com](http://www.ca-link.com))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5-4610号

## 马基雅维利传

[美] 奥本海默 著 梁雪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http://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344千字 印张 / 25.25

版次 /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5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前 言

如果文艺复兴标志着这样一个时代：在此期间，富有变换、运动以及转换魅力的小说开始在整个欧洲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间占有一席之地，那么马基雅维利则因为对这三种魅力怀有冷静的兴趣而脱颖而出。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写尽了社会转型。变化在他的历史观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战争是不可预测的，策略是脆弱的，而目标则是不堪一击的。

变化是一位无情的独裁者。它破坏承诺，颠覆伤痛，而且更改确凿的事实。理论家为此要做些专门的工作。这本传记力图复活一位理论家的生活与成就。他是世界上最让人困惑的现代理论家之一，他同样也是一位外交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剧作家和诗人。他用勇气、活力、热情以及朴素来应对变化。

这与我早些时候写的彼得·保罗·鲁本斯传记不谋而合，在一百年之后，也就是17世纪，他将美看作一个过程。马基雅维利也许是将社会以同样方式看待的第一批人之一。鲁本斯力图在他的绘画中描绘运动的普遍性，这预见了同时代的伽利略对运动规律的发现。马基雅维利也许熟知这两个人，他通过揭示持续的社会历史动乱的模式为现代性开启了一扇重要的门，即这些动乱并非是不可避免的。这位政治军事思想家的作品完善了艺术家的作品。这二者都归功于一种新兴的时尚——在默读中表达自我意识。我稍早

些时候写的一本书《现代思想的诞生》试图描述它在意大利 13 世纪是如何起源的。

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慷慨贡献，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成功地完成。才华横溢的学者和作家一直很关注马基雅维利，我很高兴在此以及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感谢他们的帮助。他们的帮助一直伴随着我写完这本书。

在图书馆资源方面，我同样也很幸运。在纽约，我使用过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搜索设备，我使用过纽约市立大学的图书馆，尤其要提到的是城市学院和研究中心。其他地方还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尤其是还有佛罗伦萨那优美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我尤其要感谢城市学院的图书馆主席帕梅拉·吉莱斯皮，她时不时地为我提供各种必要的帮助。

我非常感谢我的出版商罗宾·贝尔德·史密斯。他那机敏而耐心的指导极大地改善了这本书。我对于他的专业、敏感和职业技能怀有极大的感激之情。他的助手洛蒂·摩格福德也同样提供了无限的帮助。

感谢我的同事以及朋友向我提供了许多的建议，其中包括埃德·布雷斯林，感谢城市学院艺术和人文学院前院长弗雷德·雷诺尔斯；感谢他的后继者代理院长杰拉尔丁·摩菲；还要感谢乔希·维尔纳，马克·米尔斯基，伊丽莎白·马佐拉，林赛·艾布拉姆斯，勒娜特·米勒，哈罗德·威瑟，弗里亚·波拿巴特，巴里·华伦斯坦，杰克·巴斯奇，大卫·阿姆斯特朗，哈利·罗尔尼克，斯特拉·董，西蒙·谢里丹，安东尼·鲁道夫以及洛伦佐·克雷芒。感谢弗雷德里卡·K. 克莱门第为马基雅维利早期十四行诗的措辞所提出的精彩洞见，以及我的研究助理玛利亚宝拉·格里蒂所提供的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服装和烹调习惯的有用信息。我还要感谢纽约市立大学为我提供休假的机会，让我能够在意大利和纽约做广泛的研究，从而使这部作品得以问世。

我更加要感谢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拉斯·哈默瑞和市立大学研究中心的威廉·E. 科尔曼，他们阅读并检查了我的打印稿，指出了错误并提出

了重要的修改建议，他们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我承认了所有的不足。感谢我的儿子本和儿媳艾丽西亚、我的女儿朱丽叶和女婿丹，他们数月以来不断地鼓励着我。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阿西娅每天都陪伴在我身旁，不分昼夜地阅读我的作品并且指出重要的问题，而在我犹疑的时候，她坚信付出定会有所回报。我向她致以一直以来的无限感激。

保罗·奥本海默

2011年于纽约

# 目录

## CONTENTS

引 言 现代罪恶和罗马洗劫	001
---------------	-----

第一章 马基雅维利和变化的世界	015
-----------------	-----

第一节 家庭与成长	015
-----------	-----

第二节 早期教育	024
----------	-----

第三节 宇宙的程序	032
-----------	-----

第四节 诗歌、音乐和军国主义	038
----------------	-----

第五节 佛罗伦萨大教堂里的谋杀	044
-----------------	-----

第六节 童年远足	058
----------	-----

第七节 隐匿的年代	065
-----------	-----

第八节 诗歌与美第奇家族	078
--------------	-----

第九节 宗教改革	084
----------	-----

第二章 战争与外交	098
-----------	-----

第一节 处决以及一次官方任命	098
----------------	-----

第二节 卡特琳娜·斯福尔札以及比萨危机	107
---------------------	-----

第三节 军事窘境	114
----------	-----

第四节 随法王一起迁徙跋涉	120
---------------	-----

第五节 对法国漫长的忍耐	131
--------------	-----

第六节 婚姻以及切萨雷·博尔吉亚的 少许情况	134
---------------------------	-----

第七节 与都督见面	138
第八节 调查权力之源	146
第九节 惩罚和统治	154
第十节 改造阿诺河的计划	163
第十一节 首次罗马之行	175
第十二节 切萨雷的垮台和《头十年》	182
第十三节 无政府状态与国民军	197
第十四节 德国之谜	209
第十五节 在比萨的胜利	215
第十六节 一个政府的瓦解	221
<b>第三章 流放至托斯卡纳</b>	<b>238</b>
第一节 自由的余波	238
第二节 在圣安德鲁撰写历史	248
第三节 权力和记忆	261
第四节 爱的伏击	267
第五节 文学冒险	272
第六节 对战争艺术的沉思	280
第七节 历史之梦想	288
第八节 暴风雨前的光亮	296
第九节 罗马袭击与不治之症	303
<b>第四章 结语：历史的余晖</b>	<b>315</b>
<b>附：君主论</b>	<b>321</b>



## 引言 现代罪恶和罗马洗劫

马基雅维利是首位将政治学定义为背叛的哲学家。这并不是说他支持背叛，他只是想要将政治学描述为不同的形式。然而，既然他着手这样做了，就无须质疑为何近 500 年来，他被看作是唯一一位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哲学思想家，正如这本传记所希望展示的那样，他曾被描述为反动的、令人作呕的、不道德的邪恶人物。

无疑有许多人难以接受这样的论断：无论身处民主政体、共和政体、君主制、独裁制、部落制、公社制、官僚制还是其他的统治系统之中，管理着他们的制度都永远不可避免地成为虚伪与背叛的混合体。甚至会有更多人否认政治稳定取决于背叛、暴力、谋杀以及谎言，否认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最高尚的政府以及最低劣的政府，他们之中无一例外。

当然，你可以不同意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即各种形式的政府都需要实施不法行为。空想家、理想主义者和说教者们宁愿相信伦理学会时不时地一统天下，而且他们将这样的想法付诸实践。然而，却不能因此否认这位著名的佛罗伦萨哲学家兼剧作家的洞见，因此，只要不是极其邪恶，在分析人类的政治关系时，否认残忍手段所具有的重要性就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说他的生命中存在主题的话，这似乎就是他生命的主题。

这样的观点似乎具有预见性，笼罩在他去世前后的几个月里，人们在一场屠杀的展览中为他定下政治罪行：这场定罪开始于1527年5月6日的罗马洗劫。那天清晨，一场浓重的黄雾掩盖了西班牙军队的行动。他们穿过临近城市外墙的一座废弃的罗马房屋，黄雾掩藏了他们恐怖袭击的脚步。这场袭击彻底摧毁了古罗马的辉煌和中世纪的壮丽，只留下历史的废墟以及遗迹的残骸，以一种凄凉的方式宣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终结，并且引领着新时代的到来，它猛地将人们推入了即将到来的篇章之中。

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法国查理·波旁公爵的军队也令人惊叹，这支军队包括骑兵在内约有22000人。精神抖擞、聪明绝顶的查理公爵位于军队之首，炫耀着他的签名白带以及头盔上华丽的米白色羽毛。5个月以来，他从米兰一路行军穿过了意大利半岛，向着罗马行进，沿途掀起一片暴行。屠杀、掠夺、烧毁建筑、大规模强暴——这一切伴随着敲诈、盗窃、侮辱牧师和当地政府以及绑架——他那支混有国际士兵的军队在身后留下了恐怖的印迹。这支军队除了向神圣的罗马皇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正式效忠的士兵外，还包括来自于德国、低地国家（当时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法兰西帝国的竞争派系。著名的德国指挥官乔治·冯·福隆德斯伯格贡献了12000名雇佣兵，他们大多是路德教徒。他们中许多人急于报复罗马教皇，这位教皇因其毫无节制的放荡和腐败而被人们看作是对基督教的侮辱。

黄雾笼罩着罗马平原，绵延数英里，塔楼沐浴在黄雾所反射的黄色光晕之中。阿方索·德·阿瓦洛斯·阿昆奴带领着5000人的西班牙军队，吉安·乌尔比诺带领3000人的意大利军队，年轻的奥伦治亲王骑马走在他的800名轻骑兵队首，他们之中还有3500名持有700根长矛的士兵。

然而，没有人预料到罗马的城墙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攻破，城墙被完全摧毁了。据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路易吉·奎齐亚迪尼所言，此刻波旁公爵指挥着一队混杂的士兵，他们的备战情况很糟糕。他带着自己的全部“兵力”，在

“1527年5月5日下午5点就已经到达了罗马，然而因为极端缺乏供给，应该连两天都撑不下去。”他的雇佣兵处于饥饿之中，他们没有拿到佣金而且衣衫褴褛，因此非常气愤。

罗马城墙，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应是瓦莱里安墙，仍旧像古时一样处于完好的状态中，绵延大约13英里之长，平均高度是50英尺，围着这座古城的边缘如同傲慢地系了一条12英尺宽的腰带。

直到5世纪衰落之前，这座城市曾居住过220万人口。从那以后，这座城市的人口缩减为仅剩53000人。从军事角度来看，这座曾经无所不能的城市如今不再宏伟壮观，但处于教会的庇护下，对于一支贪婪的军队来说，它仍旧是最大的战利品。城墙后挤满了文艺复兴风格的教堂、图书馆、绘画、雕塑以及为教皇所建的新住宅，它们在城墙的背后熠熠生辉，映衬着文艺复兴艺术品那超凡脱俗的光芒。这些艺术品中包含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切利尼和拉斐尔最杰出的作品，它展示着一场豪华教皇盛宴中传奇一般的名望、魅力、优雅以及往昔的臭名昭著。

美第奇教皇克雷芒七世刚刚下令修复城墙，由于损坏程度不同，有些修复工程还没有完工。尤其是考虑到城市在规模上的缩减，盛气凌人的防御结构围绕着青草覆盖的领土建立起来，甚至将村庄囊括其中。这些村庄的下面埋藏着未被发现的财宝，其中包括尼禄在巴拉汀的一部分黄金宫殿。城墙的后面，蜂窝一样挤满了狭窄拥堵的街道以及肮脏的小巷，它们往各个方向延伸而去，不过城市外面的墙垒看起来像从前一样整齐。城墙中有353座古老的塔楼和14扇紧闭的高门。置身于防御工事之内，罗马如同处于教皇闪闪发光的长袍之间一样安全。

说到那天早上的袭击，现代观察者的注意力聚集在锯齿状防卫墙上唯一一个有缺口的角落里，以及唯一一座被一人高的洞所损坏的房子上。这个洞很快被西班牙军队弄大了，他们开始爬上墙并从洞口穿过。让人惊讶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几分钟之内，西方世界的核心就完好无损、触手可及地展

现在了他们眼前。虽然浓雾弥漫、万籁俱寂，这颗心脏仍旧是令人崇拜、钦佩和艳羨的。

按照 16 世纪的标准，如果说罗马的人口是庞大的（伦敦达到 10 万，威尼斯达到 8.5 万），那么这座城市的可用军队只有 3000 名罗马士兵和国外士兵，外加几天之前招募来的 3000 名技工，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打仗毫无兴趣。另一方面，西班牙军队进入了那座废弃的房屋，翻过了罗马城墙，就像冯·福隆德斯伯格的雇佣兵曾经用排梯翻越圣灵教堂的堡垒那样，他们对于自己所面临虚弱的抵御毫无概念。

不管怎样，因博尔格广场上还是发起了顽强的抵抗，教皇所保留的瑞士护卫队在那里拖住帝国军队长达一个多小时。他们的目标是在圣天使城堡建起一道坚固的防御工事，紧急情况下克雷芒可以躲避在该城堡中。随着进攻消息的蔓延，成百上千的牧师、主教以及红衣主教开始绝望地向防御工事之内冲去，他们的长袍和披风随风飘动着。

西班牙对罗马城墙的攻击引起了巨大的惊慌。目击者们报告说，西班牙军队曾在城墙那泥泞的幻影面前神经紧张地稍作停留，他们因一种不祥的感觉而犹豫不前——在他们行军过程中这奇怪的停留，终将释放压抑中的愤怒，酿成 16 世纪欧洲最骇人听闻的事件。

26 岁的本韦努托·切利尼那天也在罗马，他被公认为是一位杰出的金银器匠和雕刻家。他觉得自己不仅是个雕刻家，还是一名战士。当时他正待在皮耶罗·德尔·宾尼的宫殿里，他和皮耶罗的儿子亚历山大一起出去侦察坎波桑托公墓附近的城墙，而波旁的军队正在那里试图用大量藤绳系成的梯子攻入城内。

浓雾沿着街道在城墙上方蔓延，能见度降至 6 英尺之下。当浓雾暂时散去的时候，切利尼、亚历山大以及其他参加进来的两个人一起踏过了几具被入侵者打死的士兵尸体。切利尼建议他们撤回，因为在那里他们“无计可施……敌人们在逼近，而我们的人却在溃逃”。然而，当亚历山大开始恐慌

地喊叫时，切利尼却改变了主意，他立即决定做出些“男人该有的举动”，举起火绳枪告诉其他人照着他的样子瞄准，虽然原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单发步枪往往不怎么准。

波旁公爵置身于他的士兵之中，企图爬上梯子，他的头盔和羽毛在士兵中显而易见，他似乎至少被击中了一枪，人倒了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切利尼射出了那至关重要的一枪。他自己不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他只是强调说：“我们射出的子弹有一颗击毙了波旁的高级将领。”他弥留了几秒钟，但这几秒钟已经足够他对他的士兵发出无私的号令：“盖起我，战士们，这样敌人就不会发现我死了，继续战斗，勇敢地战斗吧！我的死亡决不能剥夺你们已经近在眼前艰难取得的胜利。”士兵们虽然悲痛，但被他感动了、鼓舞了，离他最近的那些人继续发动攻击。几分钟内，成千上万的士兵们站在城墙上高声欢呼着、扫荡着、挥砍着，如瀑布一般涌入旁边的街道中去。

群龙无首的波旁军队正热情高涨，而切利尼和他的伙伴们冲入了圣天使城堡。在那里他很快归于朱利奥·费拉拉的指挥下，他占据着唯一的炮兵部队装备。切利尼从白天到黑夜都在帮忙监督和重置一组大炮，他一边还指挥着战士调整开火的角度，而外国军队正试图围攻古罗马堡垒，堡垒的炮塔后面很快藏了三千多难民。正如切利尼所观察到的那样，克雷芒教皇正气喘吁吁地走在城堡和梵蒂冈之间的露天走廊上，他这样走来走去只会使得战争更为艰难。而红衣主教朋佩欧·科隆纳扔给他一件教士紫斗篷和一顶帽子，让他穿在身上以免被下面的士兵发现，否则，他们只要一看见他就会把他杀死。

与此同时，外面的街上是一片毛骨悚然的景象：一群暴徒正在追击一支受惊的军队，这两群人都在活灵活现地上演着新版本的艺术作品，展现着已经远去的英雄主义。从古代传奇、希腊神话以及几十年前所发生的故事被画在了最昂贵的罗马建筑正面：几个世纪以前，一只眼的英雄贺雷修斯和左撇

子穆裘斯拯救了罗马；珀尔修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美杜莎那砍下的头颅展现在敌人眼前，从而把他们变成了石头；赫拉克勒斯借助 12 项功绩展示了自己的傲慢。在粗俗的现代幻灭浪潮面前，神圣的过去似乎失去了意义。

这场洗劫一直持续到 5 月 7 日才渐渐平息下来，第一天就有 8000 人惨遭屠杀，这几乎是罗马人口的六分之一。当 13 位红衣主教迅速跑向费拉拉那位于圣天使城堡的防御大炮后面时——其中有一位红衣主教还被吊起在篮子里——显赫的罗马七丘底座上的凝灰岩被溅上了鲜红的血迹。那是一块橘红色的石头，曾经是一块火山石。

枪声在罗马广场上响起。当敌人将房门从门枢上掀下时，巨大的房屋被撼动了。房屋的主人已经逃走了。几天之内，敌人已经用一支长矛将路德的名字刻在了梵蒂冈拉斐尔的一幅壁画上。全城范围的破坏开始了，钟表、圣餐杯、烛台、神圣遗迹、宗教油画——一切都被损毁、撕碎、砸成了碎片。牧师们镶满宝石的祭服被撬去了珍贵的宝石扔在教堂里，它们落到了妓女的手中以供日常使用。

肆无忌惮的士兵强暴了大批的修女，他们通过掷骰子彼此交换这些修女。士兵们剥光了牧师的衣服，以羞辱他们取乐。他们对这些牧师拳打脚踢，迫使他们做黑弥撒，并因此而嘲笑他们，然后剁掉他们的手指抢走戒指。穷人因没有钱而被杀害，富人则被绑架来换取赎金。一个无能为力的商人因不能凑齐足够的赎金而被绑在了树上拷打，他们每天都会拔掉他的一个手指甲直到他死去。

在暴乱中，尸体在大街小巷腐烂，散发出恶臭，满地的污物、粪便和尿液、破烂的衣物、捅破的挂毯以及砸坏的家具散发着臭味，致命的伤寒以及其他疾病开始蔓延，哭声与抱怨声连成一片，不用说罗马人自己，就连那些谋杀者也意识到他们在历史之中插入了一层密不通风的隔板，将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隔离开来，他们在世界的历史上重重地画下了一条罕见的分界线。

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中有几个有思想的艺术家的，比如说朱利奥·克洛维奥和塞巴斯蒂安诺·德尔·皮翁博。他们再也不能按从前的方式作画——他们的画中不再怀有曾经对于祥和世界的信心，也丝毫不再期盼会存在任何心怀怜悯的大众群体——他们也许已经在探测一个阴暗的轮廓。这似乎象征着光明向其对立面的转换，城市堕落入异常的黑暗之中。这也许是一些罗马人曾经预料到的。

预言到处泛滥，其中至少有一条预言是马基雅维利给出的，每一条预言都预示说将有一场灾难，其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事件，就是几个星期之后，也就是7月10日，英皇亨利八世在写给一位名为基博的红衣主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那些曾经向基督教宣誓的人，应该竭尽全力摧毁它。”

作为目击者，皮埃里亚·瓦雷利亚诺十分了解洗劫前后的罗马。他在自己的文章《作家的不幸》（出版于1529年）中回忆了成群的杀人犯如何日复一日地自取灭亡、如何毁灭了文艺复兴。艺术以及文学作品，与大量的罗马作家一起，轻易地消逝于屠杀以及暴动之中。瓦雷利亚诺说，虽然文学艺术的痕迹存留了下来，但拉丁语再也不能恢复曾经的辉煌。尽管乔凡尼·德·美第奇在1499年即将成为教皇利奥十世时就已经建立了一家希腊印刷出版社，但已经日渐衰落的希腊文化似乎是不可挽回的了。

路易吉·圭齐亚迪尼将这次大规模的破坏归咎于那些腐败的“教会统治者”以及其他“一贯柔弱、作恶多端的”意大利人，在这里他指的是那些同性恋以及其他形式的不正当性关系。他还将这场破坏归咎于罗马的“无知”，他们在过去的30年对国外肆无忌惮加剧的邪恶一无所知。他甚至归咎于“上帝的愤怒”：“想想吧，一小撮外国人每天在民不聊生的意大利肆意横行，他们袭击着我们的城市，轻而易举地占领市镇，毫无怜悯地洗劫着它们，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只要一看到任何适宜的地方，他们就据为己有，快乐而安全地生活在那里。显然，我们应为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无力抵抗

而感到羞耻。”

要么是被罗马的无助所刺激，要么是出于更加自私的动机，在神圣星期四，也就是4月18日，克雷芒七世在圣彼得神像前接见了布兰达诺——一个痴迷于宗教的锡耶纳人。他有着微红的皮肤、蓬乱的红发以及骨瘦如柴的外表，这些特征赋予他一种目中无人的灵气。他在当时很受欢迎。

他半裸着身子，召集着众人前去听教皇进行的祝福。他从圣保罗的雕像前大摇大摆地走过，他奚落克雷芒是“所多玛的私生子”，还口口声声地说：“因为你的罪恶，罗马将会被毁灭。忏悔吧，回头吧，你！如果你不相信我，14天之后你会见证罗马的毁灭！”

克雷芒下令逮捕他，但是监禁并不能阻止他在牢房中发出一连串的宣言，也不能阻止当下广为流传的论断，人们说他一定预见到了罗马即将发生的灾难。对于圭齐亚迪尼和许多罗马人来说，其他征兆似乎也证实了这样的危险：一只骡子在坎榭列利亚下崽；教宗皇宫和圣天使城堡之间的奥勒利安壁垒大片坍塌；“在特拉斯提弗列的圣母玛利亚教堂里，一道闪电击中了一座备受尊敬的圣母雕像，将婴儿从圣母的臂弯中‘劈下’”，圣婴的身体被摔成碎片，玛利亚的王冠也变得支离破碎；而在教皇的教堂里，一片圣饼被诡异地“扔到了地上”——正如迷信的年代记录者所记录的那样，每一个“强大的征兆都足以吓坏任何一个基督徒”。

这些持续出现的征兆和预言引领着那个时代总的进程，而且，在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在一片恐怖之中，对于征兆、预言、巫术、魔法、幽灵、魔术、占星术、妖术以及奇迹的笃信扰乱着大多数欧洲人的头脑。虽然商人、建筑师、农民、律师和编织匠在自己的行业中普遍相信理性和经验，但是一旦他们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爱情、疾病、战争或者其他事情上时，这些信念似乎立刻就荡然无存。

据说在20世纪，阿道夫·希特勒指挥军队进行闪电突袭之前，曾经请教过占星师。他是马基雅维利的忠实读者。虽然拿破仑不怎么关心预言，但



他也一样喜欢读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或许他把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当成了一剂理性的良药。哲学家们诸如黑格尔和费希特，以及红衣主教黎塞留、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意大利复兴时代的首领们、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俾斯麦、墨索里尼、克列孟梭、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也阅读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指挥官把咨询占星师看作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1527年3月28日，波旁在取消他与克雷芒七世之间的休战协定之前，曾经与他的私人占星师们聚在一起商谈，在此之后撤营去往南方，并在那里发动了对罗马的攻击。不久之后，克雷芒谈论道：“对于可能降临到我身上的任何灾难，我都罪有应得。”

在德国北部，马丁·路德预言说，在宗教腐败的基础上，他眼中罗马的放荡终将残酷的结束。在多年痛苦的国内流放之后，马基雅维利作为外交家被派往佛罗伦萨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中，他提出了更为节制的预言。虽然预言是以宗教寓言的术语说出的，却似乎带有他那特有经验性分析风格，这种风格是与时代相对抗的，而且这则预言更多地涉及教皇军队在整个意大利半岛战败的可能性。

早在1526年11月，他就曾写信给一位著名的律师以及未来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圭齐亚迪尼，他是皮亚琴察和其他城镇的教皇批准的地方长官路易吉的弟弟，还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

（马基雅维利）在摩德纳停留了两天，在证人的陪同下，与一位预言家交谈。这位预言家坚持说他已经预见教皇的溃逃以及（军事）战役的失败，而且他一再强调一切糟糕的时期还没有结束——在这期间，教皇和我们都将遭受更多磨难。

1527年4月16日，当时他待在弗利，他向自己更加亲密的朋友弗朗西斯科·维托里吐露说：